

# 一部柔美的歷史

杜維運\*

## 摘要

有識見的史學家，能寫出一部柔美的歷史。如果矯正傳統史學家的缺失，少為戰爭渲染，少在帝王卿相、英雄豪傑身上著筆墨，而多寫歷史元氣所在的人羣，寫其生活，寫其演進，寫其純樸善良的一面，那麼歷史的柔美便呈現了。多選擇文明事項，而儘量避開事件的歷史 (event history)，是能寫成柔美歷史的另一途徑。文明事項，其要者如思想的精華，文學、科學、藝術的成就皆是，這一些進入歷史的叢林，歷史自森然茂然，而柔美盡現。

### (一)

神秘的宇宙，表現出來的是柔美。夜深之際，靜觀宇宙，繁星閃爍，柔美無極。宇宙中點滴的大地，其上有蜿蜒的山脈，曲折的河流，無際的平原，日月照臨其上，萬物生於其間，浩瀚的大海又將其浮起。當風和日麗之時，其美極矣，其柔極矣。風暴的來臨，災難的發生，為時短暫，無損其整體的柔美。

大地之上，人的出現，最饒詩意。人是宇宙最神妙的東西，就像希臘詩人所形容的那樣。(註一)形形色色的人出現於宇宙間，為宇宙織成絢麗壯闊的畫面。人的最大特色，尤其在於能創造歷史。其他萬物，生生死死，如流水，如清風，逝則逝矣。人則能將其奮鬥的往事，長久存留。匆匆數十年的生命，變成數百年，數千年。其聰明智慧，發展到今天，寢寢乎

\* 作者為本校歷史所教授

註一：Sophocles, *Antigone*, II, 332-3.

有改變宇宙的趨勢。

人的一部歷史，是否像宇宙那樣柔美呢？

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掘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」，（註二）是歷史柔美的畫面；「齊宣王喜文學游談之士，自如騶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予、慎到、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，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」，（註三）也是歷史柔美的畫面。歷史自處處有其柔美。可是由於戰爭與帝王卿相、英雄豪傑扮演最重要的角色，歷史的柔美畫面，比較起來看，就不怎麼顯著了。戰爭差不多霸佔了中外歷史，世人可以清楚看到。戰爭進行中，帝王卿相是最忙碌的人物，英雄豪傑則表演其殺人長技。一次戰爭，千百萬人可能盡成枯骨。屠城、食人的慘劇，接連發生。歷史那有什麼柔美呢？所以不管什麼樣的戰爭，從中國弔民伐罪的王者之師，到西方所謂神聖的宗教戰爭，皆殺氣瀰漫，沒有什麼柔美可言。

法國一位史學家寫及十九世紀上半期巴黎的歷史，指出巴黎這個「聲名狼籍」的地方，是「危險的、不道德的、可怖的」淵藪。（註四）英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吉朋（Edward Gibbon, 1737-1794）也說「歷史是人類罪惡、愚昧與不幸的記錄。」（註五）德國哲學家康德（Immanuel Kant, 1724-1804）更不留情的說：「人類歷史的景象，主要是人類愚蠢、蠻橫、貪婪與邪惡的一幅景象。」（註六）悠悠歷史，柔美云乎哉？

## (二)

宇宙柔美，而寄託於宇宙之間的人，其歷史不柔美，不是歷史本身的問題，而是史學家的問題。

---

註二：「擊壤歌」，收入沈德潛選《古詩源》。

註三：《史記》卷四十六〈田敬仲完世家〉。

註四：參見 Fernand Braudel, *On History*, Translated by Sarah Mathews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0, p. 150.

註五：參見 C.V. Wedgwood, *Truth and Opinion*, 1960, p. 32.

註六：轉引自 R.G. Collingwood, *The Idea of History*, 1946, p. 101.

人有善性，也有惡性。(註七)由於後天的教育，善性擴充，惡性抑制。以致大部分的人是善良的。偶有邪惡之徒，掀起腥風血雨，就像宇宙間偶起風暴一樣。邪惡之徒，有時在草澤之中，而多在廟堂之上。峨大冠，拖長紳者，未必是廟堂之器，(註八)卻往往自私、貪殘。西方哲學家羅素(Bertrand Russell, 1872-1970)論及居高位者云：「當今之世，聰明才智之士，在實驗室中，愚昧之徒，則在高位之上。……整個人類，在愚昧之徒領導與聰明才智之士的天才創造下，正從事自我毀滅的大工作。」(註九)少數居高位者，邪惡又兼愚昧，其影響所及，每每破壞由絕大多數人歷悠長時間所締造出來的柔美歷史。所以起於草澤的流寇，所到之處，寇掠焚殺，生靈自然為之塗炭；廟堂之上的私心決定，則禍及天下，流毒更廣。少數居高位者破壞了柔美的歷史(中外聖君賢相對歷史的貢獻，自不可沒)，史學家又每將目光集中在歷史不柔美的一頁，血淋淋的描述戰爭，不休止的謳歌英雄。西方史學搖籃的希臘，其歷史作品，描寫戰爭實況者，幾乎佔總數的五分之四。(註一〇)希羅多德(Herodotus, C. 484-C. 425 B.C.)的波斯戰史(History of the Persian Wars)，修昔底德(Thucydides, C. 460/455—? C. 396/8 B.C.)的伯羅邦內辛戰史(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)，錫諾芬(Xenophon, C. 430-?350 B.C.)的內陸挺進(March into the Interior)，都是以戰爭為名。不以戰爭為名者，也多寫戰爭。戰爭於是變成希臘史學的重心。(註一一)西方史學的源頭如此，其流可知。中國的歷史作品，絕少以戰爭為名，卻以描寫戰爭處最生動，帝王卿相，英雄豪傑，也觸目皆是。中外歷史作品如此，歷史又怎能現出柔美呢？

---

註七：自孟子倡性善論、荀子倡性惡論之後，中國不少學者討論人性善惡的問題。西方學者也有這方面的爭論。確定的結論，難以得到，人性中有善有惡，卻是可以理解的。

註八：劉基「賣柑者言」一文云：

「今夫佩虎符，坐臬比者，恍恍乎干城之具也，果能授孫吳之略耶？峨大冠、拖長紳者、昂昂乎廟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臬之業耶？盜起而不知禦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奸而不知察，法斃而不知理，坐糜廩粟而不知恥。觀其坐高堂，騎大馬，醉醇醴，而飴肥鮮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，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也哉！」(見劉基郁離子)

註九：Bertrand Russell, *History As An Art*, Hermon Ould Memorial Lecture, 1954, the Hand and Flower Press, p. 20.

註一〇：Arnold Toynbee, *Greek Historical Thought*, 1952, p. xii.

註一一：A.D. Momigliano, *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*, Weidenfeld & Nicolson, 1966, pp. 120-121.

史學家寫成的歷史，所發生的影響極大。歷史前身史詩（epic）如荷馬（Homer）的伊立亞德（Iliad）所創的典型英雄人物亞奇里斯（Achilles）及亞加門諾（Agamemnon），為世界帶來無窮困擾，以後所有劣史學家從荷馬所學者，為渲染此類英雄人物的事蹟，而促成戰爭的不斷發生。（註一二）歷史的影響，比史詩更直接。「讀殖民史，則馳心於遠略；讀戰爭史，則極意於爭雄；讀外交史，則務誇縱橫捭闔之能；讀商業史，則醉心經濟侵略之策。史能轉人，而人不能轉史，世界之禍，遂窮慘極酷，幾於不可收拾矣」。（註一三）歷史能轉人，內容不同的歷史，所發生的影響迥異。史學家所寫者，如盡為血腥的戰爭，揮戈的英雄，縱橫捭闔之術，陰險詭異之計，其影響將如何呢？「讀項羽之破王離，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；覽田延年之責霍光，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；與市儈里魁同慕汲黯、包拯之絞急，則和平之道喪；與詞人游客共歎蘇軾、蘇轍之浮夸，則淳篤之心離；諫而尚譎，則俳優且賢於伊訓；謀而尚詐，則甘誓不齒於孫吳；高允翟黑子之言，只以獎老姦之小信；李克用三垂岡之歎，抑以侈盜賊之雄心；甚至推胡廣之貪庸，以抑忠直，而慙鄙夫之志；伸馮道之逆竊，以進夷盜，而順無賴之欲；輕薄之夫，妄以為慷慨悲歌之助；雕蟲之子，喜以為放言飾說之資。若此之流，允為殘賊」。（註一四）歷史而流於「殘賊」之篇，由此而「人心以蠱，風俗以淫，彝倫以斃，廉恥以墮」，（註一五）歷史又怎有柔美的可能呢？

### (三)

「歷史是史學家寫出來的」。（註一六）史學家寫出柔美的歷史，發展中的歷史，才有臻於柔美的希望。

新舊唐書記載盛唐的景象云：

---

註一二：A.D. Momigliano, "Some Observations on Causes of War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", in *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*, p. 113.

註一三：柳詒徵國史要義「史術篇」。

註一四：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「敘論三」。

註一五：同上。

註一六：David Thomson, *The Aims of History*, Thames & Hudson, 1969, p. 50.

「海內富實，斗米之價，錢十三，青齊間斗纔三錢，絹一匹，錢二百，道路列肆，具酒食以待行人。店有驛驢，行千里不持尺兵」。(註一七)

「垂髻之倪，皆知禮讓。戴白之老，不識兵戈。虜不敢乘月犯邊，士不敢彎弓報怨。康哉之頌，溢于八紘」。(註一八)

詩人杜甫直接的回憶則云：

「憶昔開元全盛日，小邑猶藏萬家室，  
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倉廩俱豐實。  
九州道路無豺虎，遠行不勞吉日出。  
齊紈魯縞車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  
宮中聖人奏雲門，天下朋友皆膠漆。  
百餘年間未災變，叔孫禮樂蕭何律。」(註一九)

數者將盛唐時代富庶、太平、風俗醇美的柔美畫面，完全呈現出來了。讀史至此，眼前一片美景，心中一片寧靜，自油然而興嚮化之念了。

美國史學家哈里斯 (Marvin Harris) 在其「巴西的城鎮和鄉村」(Town and Country in Brazil) (註二〇) 一書中描述一個被遺忘的巴西小鎮，鎮名叫做 Minas Velhas，在那裏，街道是平整的，房屋排列在街道兩旁，大體上很乾淨。居民穿戴體面，學校裏的孩子們穿著白裙子和藍短褲。有一座石橋，和一處中心廣場。廣場上有一座石砌的教堂，漆著金色、白色和藍色。小鎮的榮耀之處和夜晚散步的地點，是由若干正規的花園組成的公園。一些糧食、蔬菜、水果、粗糖和白蘭地酒的零售商，整日坐在椅子裏，被認為是快樂之人，顧客、閒話以及整個小鎮的運轉，都滙集到他們那裏。居民只有一千五百人，二百年以來，沒有什麼變化。這是在現在發展中的巴西城市所絕難看到的。(註二一)雖然極為荒涼，與現代的繁華

註一七：新唐書食貨志於天寶五載下如此云。

註一八：舊唐書玄宗本紀。

註一九：杜少陵集卷十三「憶昔」詩。

註二〇：Marvin Harris, *Town and Country in Brazil*,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56.

註二一：參見 Fernand Braudel, "In Bahia Brail, the Present Explains the Past", in *On History*, translated by Sarah Matlthews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0, pp. 165-175.

城市，絕相殊異，但是在史學家的筆下，卻現出其柔美。

英國史學家費雪（H.A.L. Fisher, 1865-1940）在其大著「歐洲史」（A History of Europe）中描述意大利學者的生活云：

「在優閒自由的空氣中，學者的生活能受人尊敬。從前只知有君主與將軍的世界，現在人們認識了另一類人，他們的周圍都是書籍與文獻，過的是靜寂的文化生活。人文主義者尼可羅德尼可里尼（Niccolo de' Niccoli）擁有八百種手蹟的圖書館係佛羅稜斯（Florence）榮譽之一，這裏有維斯巴辛諾（Vespasiano）對他的生活寫照：

『第一他的外表端正和悅，往往笑容可掬，措辭溫雅；他穿著曳地的大紅長袍；他從未結婚，因此可以專心研究，不受妨礙，一個管家的替他準備日常需要；他在飲食與起居方面，處處表示清潔大方。當他坐在桌旁的時候，他從古代的器皿用膳，桌上陳設滿是美麗精緻的瓷器。他的酒杯是水晶的，或是其他珍貴的寶石。望著這位典型老人用膳，實在是一個有趣的鏡頭。他總是喜歡他的餐巾和枱布等物整潔無比。也許有人會對他的珍貴器皿表示欣羨，我的回答是雖然以前很看重這些東西，現在卻改變觀點了，既然有朋友自各方來，他就有所餽贈，不論是大理石塑像，或古代的花瓶、木刻、刻石、名畫，以及嵌鑲的家具等等。他有一幅最精美的地圖，繪著世界各地的城市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當然也在裏邊。佛羅稜斯找不出第二家比他裝璜更美的或更雅緻的陳設，因此到那裏去拜訪的人，都會感到無限高尚的樂趣。』」（註二二）

史學家於君主與將軍的世界以外，增添了學者的世界，描述學者在悠閒自由的空氣中，過著靜寂、高雅的生活，這是極為柔美的歷史畫面。與希臘史學家波力比阿斯（Polybius, C. 200-118B.C.）所描述的迦太基與羅馬之戰，「雙方接上手後，羅馬軍隊向前猛攻，齊聲嘶殺，以劍擊盾，造成喧天聲海。迦太基的傭兵們卻亂吼亂叫，令人不忍卒聞」（註二三）兩者相比較，一柔美，一慘酷，其影響自有天淵之別了。

註二二：H.A.L. Fisher, A History of Europe, Edward Arnold & Co., 1936, pp. 451-452.

張致遠師所編的西洋通史（三冊，民國四十二年由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出版），主要根據該書。本譯文參考了張譯（見頁486~487），惟略作文字上的變動。

註二三：Polybius, The Histories, translated by Evelyn S. Shuckburgh,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62.

史學家於歷史柔美的畫面，多著筆墨，以後人類歷史的受益，非筆墨所能盡述。而且整個衡量起來，歷史的柔美畫面，多於醜惡畫面。只是史學家在柔美的畫面上，往往幾筆帶過，而在醜惡畫面上卻大事渲染。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巴黎，必有其光明的一面，在史學家的筆下，就變成「危險的、不道德的、可怖的」淵藪了。宮庭的黑暗，權力階層的鬥爭，以及國家民族間的仇恨，史學家寫出來的，令人髮指，大多數人的善良，國家民族間的真正友誼，卻不見了。衛青、霍去病絕大漠，封狼居胥山，是漢武帝伐匈奴戰役中的英雄人物，其功確不可沒，可是從漢初天下殘破的局面，發展到漢武帝即位後可以北伐匈奴的局面，又豈是一二人的功勞？史學家爲了吸引讀者，爲了顯露其描述才華，喜在激動處及黑暗面奮筆，於是歷史就真變成「人類罪惡、愚昧與不幸的記錄」了！

#### (四)

今後的史學家，必須在選擇歷史事實方面，作一番極大的改變：

以描繪戰爭吸引讀者的時代，應當讓其過去。戰爭離不開歷史，卻必須使其扮演次要的角色。揭示戰爭的慘酷，以與歷史的柔美相對比則可。渲染戰爭，使戰爭佈滿歷史霸佔歷史則不可。盡是戰爭的歷史，歷史之有，不如其毀滅淨盡。

煊赫歷史已久的帝王卿相、英雄豪傑，該是退出煊赫地位的時候了。歷史的締造，是極大多數人的功勞；歷史的元氣，存在於不在高位的多數人的身上。連篇累牘都是帝王卿相的故事，英雄豪傑的故事，歷史的公平何在？所以史學家於帝王卿相、英雄豪傑以外，應多選擇其他有真性情真貢獻的人物，使其進入歷史，尤其應當將目光放在人羣上。人羣怎樣生活，怎樣思想，怎樣演進，歷史以適當的篇幅介紹，歷史的價值，就真可連城了。

中國發展已久的「隱惡揚善」的史學傳統，今天仍有提倡的必要。歷史上的善與惡相比較，善是多數，惡是少數。可是由於少數的惡被宣揚，多數的善反被掩沒。以我們今天爲例，報紙上所見者，滿目皆是貪污事件，暴戾事件，像是我們正處於一個貪污流行、暴戾叢生的時代。實際上，我們社會上有多少人奉公守法，一介不取？有多少人謙虛禮讓，和平爲懷？這些絕大多數，報紙置之不理，而專門揭發貪污、暴戾事件，唯恐其不盡。千秋後我們的

歷史，可能就這樣被固定住了。這真是所謂千秋的遺恨了！因此史學家應知衡量，衡量於多數與少數之間，衡量於善與惡之間。揚其善者，以增添人類的文明。其惡者，如不嚴重，以隱去為適宜。大奸大惡，則必須使其存留於歷史。懲殘賊以為萬世戒，胥繫於此。不將屠夫希特勒、史丹林、毛澤東、鄧小平留在歷史上，以作懲戒，歷史那有柔美的一天？

多選擇文明事項，是一個必須採取的標準。文明事項，包括甚廣，其重要者，如人類在時間的演進中，不時獲得的新知（new things）與精神上的新境界，皆最值得選擇。於是思想的精華，文學、科學、藝術的成就，就必須進入歷史的叢林了。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羅邦內辛戰史一書中，借伯里克里斯（Pericles）之口，寫出自己親自見到認識到的雅典，於是一篇洋洋灑灑數千言的伯里克里斯葬禮演詞（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）問世，於是一個愛好美麗，愛好智慧，而且民主自由，寬容和平的城邦，呈現在世人眼前，這對希臘以及整個人類的歷史，該有多麼優美的影響呢？「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，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」；「每個人在法律前面，一律平等」；「在我們私人生活中，我們是自由和寬恕的，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，我們遵守法律」；「我們愛好美麗的東西，但是並不因此奢侈；我們愛好智慧，但是並不因此柔弱」；「我們每個公民，在許多生活方面，能夠獨立自主，並且在表現獨立自主的時候，能夠特別地表現溫文爾雅和多才多藝」。（註二四）今天看起來，仍令人羨慕不已。

法國年鑑學派（The Annales School）史學家反對傳統事件的歷史（event history），認為獨一無二的事件，一天開花，然後就凋謝，絕不會再被人們抓在手裏；（註二五）一場戰爭，一次政治家之間的衝突，一篇重要的演講，一封關鍵性的信函，都是歷史的瞬間片刻。（註二六）事件的歷史，確是如此。今後史學家如能在事件的歷史以外，注視歷史的時勢，歷史

註二四：Thucydides, *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*, Book II,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; 中譯有謝德風的譯文，今據之，略作潤色。

註二五：Fernand Braudel, *On Hiftory*, translated by Sarah Matthews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0, p. 67.

註二六：Ihid, p. 10.

上引之書，中文譯本：

布勞代爾著，劉北成譯論，歷史，五南公司，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初版。

本文引及布氏之說，英譯本外，亦參考劉譯。

## 一部柔美的歷史

的潮流，以及歷史所呈現的整個景象，選擇相關的大量史實以作基礎，那麼歷史將由平面到立體，其整體的柔美，自不期然而姍姍展現。